

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对圣经典故的运用

王健

(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淮南 232001)

摘要: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中,莎翁运用了大量的圣经典故,对于深化剧作主题、烘托人物内心世界、塑造人物性格、增强戏剧效果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莎士比亚 四大悲剧 圣经典故

中图分类号:I053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673-4580(2009)01-0092-(04)

威廉·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文学巨匠,在诗歌、戏剧两领域声名显赫。莎士比亚的悲剧,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由于莎士比亚谙熟《圣经》,加上他所处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和西方文学视《圣经》为其渊源之一的文学传统,因此,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大量参引《圣经》中的文学典故。朱维之曾指出,莎士比亚的每一出戏引用《圣经》的平均数是14次^[1],英国学者柏格斯也说:“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2]美国学者詹姆斯·希姆斯说:“在戏剧性地运用圣经典故的技巧方面,莎士比亚师承并超越了他的前人。他建起了一幢新的大厦,这一大厦在设计上与前人不无联系,然而使用起来却胜似前人。”^[3]的确,莎士比亚并没有直接取用《圣经》作为题材之源,而是将圣经典故的寓意巧妙地融汇到剧情中或渗透到人物的性格中去,对于深化剧作主题、烘托人物内心世界、塑造人物性格、增强戏剧效果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本文力图从上述各个层面进行分析,阐述圣经典故在莎翁四大悲剧《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参引圣经典故,深化剧作主题

《哈姆雷特》居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首,是莎翁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其生命力之强、艺术感染力之大,在世界范围内早有公论。在这部享誉全

人类的力作中,莎翁多次参引圣经典故,给人留下鲜明印象,其中包括上帝创世、该隐杀弟和耶弗他献女的典故。这些典故构成了一条明显的思想链条,其核心就是人类的堕落与罪恶。莎士比亚在剧中借充满理想的快乐王子哈姆雷特之口说出了人文主义者的心声:“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第二幕第二场)这样的人符合上帝造人时的初衷——自尊、高贵和有力。当哈姆雷特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悲绝的变故之后——父王暴毙、母亲改嫁、叔父篡权,他心中的美好理想幻灭了,现实的罪恶使他开始怀疑人的价值,“美德不能熏陶我们的罪恶本性”,“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坏人”,这显然是《圣经》的原罪说在他思想上的反映。特别是对母亲“一个月之内改嫁”的谴责,“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裘被!”(第一幕第二场),包含了亚当、夏娃受魔鬼引诱偷吃禁果、背负原罪的典故。他痛心于母亲的失节,喊出了“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这里暗含了《创世纪》中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夏娃的故事。

《哈姆雷特》中关于人类堕落的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兄弟骨肉相残,莎翁引用了该隐杀弟的圣经典故(详述见二)。不仅鞭挞了克劳狄斯的

收稿日期:2008-09-24

作者简介:王健(1972-),安徽理工大学讲师,安徽舒城人。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和语言与文化研究。

血腥罪行，而且也为其惨死剑下埋下了伏笔，克劳狄斯为他的“罪”必将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圣经·创世纪》第二章上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

《哈姆雷特》人类堕落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耶弗他献女”的典故，表现的是亲情（父女）之间由于利害关系而导致的悲剧。哈姆雷特装疯之时，御前大臣波洛涅斯为效忠奸王东奔西跑，到处刺探哈姆雷特疯癫的秘密，哈姆雷特对他发出了警告，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哈姆雷特：以色列的士师耶弗他啊，
你有一件怎样的宝贝！

波洛涅斯：他有什么宝贝，殿下？

哈姆雷特：他有一个独生娇女，爱她
胜过掌上明珠。

波洛涅斯：你还在提我的女儿。（第
二幕第二场）

“耶弗他的女儿”这一典故出自《圣经·士师记》第十一章。耶弗他是以色列的勇士，在同亚扪人作战中被推选为统帅。出征前他向耶和华立下誓言：“如果您将亚芒人交在我手中，当我凯旋而归时，谁最先从门里出来迎接我，我就要把谁献为燔祭。”耶弗他果然旗开得胜，归来时，第一个冲出来迎接他的竟然是他的独生女，耶弗他虽然肝胆俱裂，却不敢违背誓言，最终把女儿献给耶和华的祭坛上，焚烧了她的躯体。莎士比亚在此巧妙用典，意在指出波洛涅斯为了向国王献媚邀宠，破坏了女儿奥菲莉亚的爱情，导致其发疯落水而死——像耶弗他一样献出了自己的女儿。莎翁在此引经据典，暗示出了奥菲莉亚的悲剧命运，可谓寓意深刻。

《哈》剧的结尾，当哈姆雷特最终完成了复仇的使命，杀死了奸王，自己却也在朋友的痛惜中死去。《哈姆雷特》中对圣经典故的参引，暗含着人类一旦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在伊甸园受诱惑偷吃了禁果，人被赋予了原罪，人生的过程是很难逃脱掉罪与罚的劫数的），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兄弟的残杀、爱情的弃绝、亲人之间感情的异化），这种“罪”必然要让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思辨性理解，大大深化了剧作的主题。

二、巧妙援用圣经典故，烘托人物内心世界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中，赤裸裸地揭示悲剧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冲突是它们的共同特征，而这

些与对圣经典故的恰到好处的参引密不可分。哈姆雷特耽于沉思怠于行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剧烈的内心冲突，麦克白则面临野心欲望和良心理智的煎熬，李尔王的内心冲突就像暴风雨一样激烈，奥赛罗的悲剧就是怀疑和信仰的悲剧。

先看一下《麦克白》中一段著名的台词，是麦克白在听到夫人死讯后，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独白：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蹶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第五幕第五场）短短的一段台词，四处参引了《圣经》，而且参引的全是消极悲观的词句：“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纪》）“他的灯亦必熄灭”（《约伯记》），“世人的行动实系幻影”（《诗篇》），“我们度过的年岁如同一个讲述完了的故事”（同上），“我们的日子如同影子一样转瞬即逝”（同上），“虚空，虚空，万事都是虚空”（《传道书》）这些参引透视出麦克白在登上最高权利宝座后内心的极度痛苦和悲哀，血腥的道路已使得他再也不能为任何悲伤所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死亡和时间对他已毫无意义，他的思想已经定格在时间进程的乏味重复之上，虽极力探索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却再度跌入迷茫的深渊。众叛亲离、穷途末路之后的悔悟为时已晚，昔日的英雄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

再看一下《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通过安排“戏中戏”，揭穿奸王克劳狄斯的真实面目，正欲采取行动为父报仇时，克劳狄斯的一段祈祷：“啊！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达于天，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咒诅，杀害兄弟的暴行！”（第三场第三幕）这里克劳狄斯在忏悔自己的罪恶行径时，明显参引了该隐杀弟的圣经典故。《旧约·创世纪》第四章载，亚当与夏娃的长子该隐和次子亚伯一并给上帝献敬供物，上帝看中了亚伯的供物而冷落了该隐的。该隐因此心生妒忌，杀死了自己的胞弟，上帝因此诅咒该隐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明知自己应受惩罚，因而坦言：“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该隐就是最原始的

杀害兄弟而遭报应的人类第一罪人，莎士比亚借用这一典故将克劳狄斯杀死自己的兄长后那种难以摆脱驱散的沉重负罪感和良心备受折磨，惊恐不安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和盘托出。恶人为自己的罪恶而痛苦不安，虽然令人痛惜同情，其罪恶仍是不可饶恕的，必然要走向毁灭的结局。

通过麦克白、克劳狄斯这两个没有人性的人物的圣经表白，我们看到了恶人内心深处之“善”的挣扎及其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他们对于人生独特深邃的领悟和自我审判的惨烈，给读者以触目惊心的震撼。

三、多侧面多角度引用圣经，强化人物性格塑造

莎士比亚的剧作，立足于从整体上、变化上塑造人物的性格。恰到好处的运用圣经典故，使得人物具有呼之欲出的生命力，给人留下了雕塑般的立体感。李尔是莎士比亚精心打造的重要形象之一，性格不断发展变化。故事刚开始，年迈体衰的老国王李尔决定把自己的全部疆土分给自己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久居王位、听惯了谄媚奉承的李尔失去了辨别是非真伪的理性，他要根据女儿们所表达的爱来分配每人所得的一份。二个大女儿巧言令色、竭尽恭维之辞，骗取了父亲的欢心，而小女儿不愿夸大其辞，说了恰如其分的想法：“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也不会多，一分也不会少。”（第一幕第一场）这样实事求是、真诚质朴的表白自然招来父亲的破口大骂：“像你这样不能在我面前曲意承欢，还不如当初没有生下你来的好。”（同上）这句明显模仿了《马太福音》中：“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里李尔以耶稣自居，把小女儿比作卖主的犹大，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小女儿非但不是犹大，还是拯救父亲的基督。此处对《圣经》的参引，表现出一个颠倒是非、不辨真伪的糊涂父亲和刚愎自用、独断专横的暴君形象，这是李尔在悲剧发生前作为身居高位、惯听阿谀之言的非理性者所具有的特点。而当李尔大权旁落、威风扫地的時候，两个大女儿却背叛父亲，将老父逐出家门，弃老人于暴风雨中不顾，李尔悔恨交加：“愚痴的老眼，要是你再为此而流泪，我要把你挖出来，丢在你所流的泪水里，和泥土拌在一起！”（第一幕第四场）这里化用了《马太福音》：“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

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里。”这句话的原意是耶稣教导人们不要因小失大，李尔用在此处是要表明自己的痛恨和悔悟，他开始反省自己，否定过去。李尔王在经历了大自然的暴风雨和心灵的暴风雨后，在经历了从无所不有的君王到一无所有的乞丐后，他终于学会了忍耐、爱和同情，获得了人生的大智慧。他从一个不了解民情社会的昏庸暴君变成了以穷苦大众为怀的救贖基督：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你们的腹中饥肠雷鸣，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们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第三幕第四场）当李尔历经千难万险和小女儿再次重逢时，场面异常感人。小女儿目睹父亲惨状心如刀绞，李尔则愧悔交加：“请你不要哭啦，要是你有毒药为我预备着，我愿意喝下去”（第四幕第七场）此句套用了《约翰福音》所载耶稣为成全天父旨意而“主动喝下苦杯”。耶稣和李尔都愿意主动喝下“苦杯”、“毒药”，所不同的是：耶稣怀着的是对人类深厚博大的赎罪之情，而李尔是对女儿的忏悔之情。后来小女儿发兵救父，却不料兵败被俘，惨死于狱中，李尔怀抱女儿的尸体悲痛欲绝：“你却沒有一丝呼吸？你是永远不回来的了，永不，永不，永不！”（第五幕第三场）这里参引了《约伯记》：“云彩飘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李尔王痛失爱女的悲切、悲哀、悲凉，由此可见。纵观李尔的一生，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走过了精神的炼狱与净化，从作威作福的君王到一无所有的乞丐，从糊涂刚愎的暴君到大彻大悟的智者，李尔终于获得了新生——精神上的。这一系列脱胎换骨的转变，都是通过剧中人物的台词来实现的，而关键处圣经典故的援引，既有利于把握李尔性格的发展变化，又使其形象饱满而鲜活。

四、运用圣经典故，增强戏剧效果

圣经典故经过莎士比亚的精心加工、巧妙运用，在增强悲剧的戏剧效果方面产生了独特的作用。《奥赛罗》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悲剧。豁达大度、果敢骁勇的奥赛罗作为国家军队的统帅，感于旗官伊阿古的暗中挑拨，变得心胸狭窄、醋性大发，进而发展为仇恨，最后亲手掐死了自己深爱的妻子——温柔、纯洁、美丽的苔丝狄蒙娜。在剧中第四幕第二场中，由于伊阿古的暗中挑拨，

奥赛罗对苔丝狄蒙娜的清白产生了怀疑, 质问她“你不是一个娼妇吗?” 苔丝狄蒙娜回答:

不, 我发誓我不是, 否则我就不是一个基督徒, 要是为我的主保持这一个清白的身子, 不让淫邪的手把它污毁, 要是这样的行为可以使我免去娼女的恶名, 那么我就不是娼妇。

在苔丝狄蒙娜的回答中, 莎士比亚借用了圣经中的典故:

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摒弃淫乱, 要你们每个人都晓得怎样管辖自己的身体, 使它成为圣洁和尊贵的器皿。(《帖撒罗尼迦前书》)

由于圣经典故的引用, 使读者感到, 苔丝狄蒙娜是在按“神的旨意”发誓, 并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来保证“不让淫邪的手把它污毁”, 这和《圣经》上要求每一个基督徒“摒弃淫乱”是完全一样的, 这不仅烘托出苔丝狄蒙娜为证实自己的清白而不惜一切的决心, 同时也为她的忠贞的爱心罩上了一个圣洁的光环。但即便如此纯洁的女子, 苔丝狄蒙娜最终依然屈死黄泉, 成了伊阿古阴谋的牺牲品, 更是世俗社会的牺牲品, 此处典故的运用无疑极大地深化了剧作的悲剧情意蕴。

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中经常让剧中人物误用或者误解《圣经》中的典故, 以产生特殊的悲剧效果。同样在《奥赛罗》一剧中, 在第五幕第二场中, 奥赛罗扼住了苔丝狄蒙娜的喉咙, 这时伊阿古的妻子爱米利娅赶到。苔丝狄蒙娜在临死前极欲掩盖奥赛罗的暴行, 告诉爱米利娅她是自己杀死自己的。接下来有一段对话:

奥赛罗: 你听见她说是她自己, 我没有杀死她。

爱米利娅: 她是这样说; 我只好按着事实去报告。

奥赛罗: 她到地狱的火焰里去, 还不愿说一句真话。

爱米利娅: 啊, 那么她尤其是一个天使, 你尤其是一个黑心的魔鬼了!

奥赛罗: 她干了无耻的事, 她是个淫妇。

爱米利娅: 你冤枉她, 你是个魔鬼。

奥赛罗: 她像水一样轻浮。

在这段对话中, 奥赛罗两次引用了圣经典故。

第一次是引用《圣经·启示录》中的话: “杀人的, 淫乱的, 说谎的, 他们都逃不过被丢进硫磺火湖的结局。”(《启示录》)“硫磺火湖”就是奥赛罗所说的“地狱的火焰”。在奥赛罗看来, 苔丝狄蒙娜是个淫妇, 死后必然要到地狱的火焰里去。不仅如此, 他还把苔丝狄蒙娜临死时还忠贞的爱着他, 不愿说出是他杀死了她这一事实看成是“说谎”, 用“说谎的要被丢进硫磺火湖”这一圣经典故来说明他的行为是正确的, 是天经地义的。这不仅揭示出奥赛罗疾恶如仇的性格特点, 同时也增强了悲剧气氛。奥赛罗, 这位曾经力拔山气盖世的英雄, 此刻却由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轻信, 铸成了自己饮憾终身的大错。当爱米利娅痛斥他冤枉苔丝狄蒙娜时, 他振振有词地说苔丝狄蒙娜“像水一样轻浮”, 这是第二次参引圣经典故。《圣经·创世纪》记载, 雅各的儿子流便因与雅各的妾通奸而被痛骂为“放荡不羁如狂流肆虐”(《创世纪》)。莎士比亚让奥赛罗引用这一圣经典故起到了两相对照的作用。雅各的儿子流便是彻头彻尾的淫乱之徒, 被父亲痛骂是罪有应得的事, 而苔丝狄蒙娜却像天使一样纯洁, 被奥赛罗骂为“像水一样轻浮”, 却是天地不容, 这在内涵上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产生了特殊的悲剧效果。莎翁用笔经济, 耐人寻味, 咀嚼良久, 方知个中滋味。

莎士比亚巧妙地将圣经典故的寓意灵活地融合到戏剧情节或运用到人物性格塑造上去, 使圣经典故发挥有力的陪衬和烘托作用, 最终达到深化剧作主题、烘托人物内心世界、强化人物个性、增强戏剧效果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朱维之. 圣经文学的地位和特质[J]. 外国文学研究, 1982, (4).
- [2]朱维之. 基督教与文学[M]. 上海:上海书店, 1992.
- [3]James H · Sims, Dramatic Uses of Biblical Allusions in Marlowe and Shakespeare [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66, 85.

(责任编辑 吴国富)